

作品卷

7

张俊彪 文集

第
柒
册

张俊彪
著

作品卷

7

张俊彪文集

第 柒 册

中華書局

风雅乾隆

目录

1. 未曾想，一场木兰秋狝，生出了多少纷乱的阴差阳错，铸成了百年离奇的真假相杂 1
2. 养心殿的灯烛闪闪烁烁，光线忽明忽暗，四壁上投出了影影绰绰的畸形怪影 8
3. 皇帝病情日见危重，紫禁城陷入一片慌乱…… 24
4. 紫禁城的丧钟敲响了。俄罗斯沙皇的使节希拉斯基伯爵不愿跟儿皇帝谈判，放肆地狂笑着打马而去 34
5. 嗣皇帝举行祭天典礼，似乎无风无浪，可那雕龙的御座下未必就不是岩浆涌动的火山口 49
6. 金秋季节，广袤美丽的大西北原野上，几个反骨横生的小丑蠢蠢欲动，正在密谋叛乱 63
7. 但她有了一种预感：大祸不知什么时候就要临头了…… 72
8. 狮子园的老柳树下香烟袅袅，她那被时光撒下霜白的头上留住了黄叶，一片，又一片…… 81
9. 乾隆降旨于宫女黄玫仙，她却伸手向皇帝索要一块朱笔亲书的免死牌 93
10. 听完了对自己的悼词，弘昼却从尸床上爬起来了。他厌恶阴谋，而阴谋却闯进灵堂来缠他 106
11. 想不到一个女人，下人，草木之人，竟侠骨柔肠，成就了王公大臣难以企及的功业 121

12. 丢车保帅，乾隆尽管是暗中挥泪，但毕竟违心地接受了顾命大臣鄂尔泰的辞官 136
13. 景山，镶雪牵雾的槐树上，三尺白带悬起了宫女黄玫仙，盈尺的洁白掩埋了那御赐的“免死如意” 147
14. 莎罗奔举旗叛乱，清军连战屡败，乾隆盛怒之下，连斩两员大将 156
15. 谈笑间，素绢蘸血写成诗，两个大臣连遭贬，唯有一人巧夺红顶子 165
16. 经略大学士傅恒督军平定金川叛乱，皇帝封他爵位忠勇公，娇妻送他婴儿福康安 178
17. 规模浩大仪仗煊赫的南巡，开始了一个丰富多彩、功过纷呈的篇章 187
18. 空荡荡白茫茫的海塘上，只剩下这相聚二十余年的冤家，重复着这更为古老的矛盾 202
19. 皇后投水激起的仅是一朵丈余高的浪花，江枫如故，渔火如故，寒山寺的钟声亦如故 215
20. 聪明难，糊涂难，由聪明而转入糊涂更难 226
21. 皇帝抓阄儿选定了皇后，而那个为人们所艳羡的皇后册宝却搁在交泰殿内，任凭蛛网封尘 236
22. 霍集占说：“真主保佑着勇士们，打进金銮殿，高官任做，骏马任骑，美女任抱……” 249
23. 和中堂对西征大帅面授机宜：要永葆荣华，就该懂得朝里有人好做官 258
24. 灵堂前，乾隆展开来的火急军报竟是一轴画：香妃在画中娇媚地笑着 269
25. 圣旨越级下到大牢里，蛮婆越法解进深宫里，还封了个啥娘娘…… 279
26. 纪昀信口雌黄，满嘴辩才，竟凭着三寸不烂之舌，免了一场欺君灭族之祸 293
27. 紫禁城里，又演出了一幕册立皇后的新喜剧：妃嫔们以七嘴八舌的流言蜚语，把纳兰氏打到了青云之上…… 301
28. 真主给乾隆一双点石成金的魔手，然而他却宁愿把它剁掉！香妃说：“剁掉它，我就是你的人了！” 314
29. 钮钴禄太后冷笑着出了个主意，既解脱了香妃的困境，又解除了妃嫔们的威胁，还缓和了两宫的对立 323
30. 苦役营外走过一队怪模怪样的人马，更怪的是一个挎包上印着白鹰的徽号 334
31. 运河码头，民妇喊冤，皇帝亲自宸断，怒斩驸马科尔沁 347

32. 叛酋阿睦尔金蝉脱壳，却逃不脱痘花娘娘的追袭，最后成了一具麻点斑斑的尸首被还过界河来了 358
33. 沈德潜说：“老臣八十出头了，最后一次请求恩典：生前及身而享太子太傅的荣衔，死后再配享于孔庙……” 366
34. 刑部尚书孙嘉淦朱笔批下一个“斩”字，突然尖叫一声，口吐鲜血，昏倒在刑场的监斩台上 382
35. 风烛残年的希拉斯基说：“任何战争都难以摧毁中国，唯有漫长的和平却能够毁灭中国……” 392
36. 慧皇贵妃将怨恨的目光射向纳兰皇后，心里更是磨刀霍霍了 401
37. 纳兰皇后走投无路，只得一把剪刀断了那乌云一般秀美的青丝 411
38. 乾隆皇帝对了缘禅师说：“红尘孽海，十万八千烦恼丝剪尽还生，慈航又岂能普渡？” 421
39. 纪昀身穿大红袍去监督一场对死者的死刑，他对打雁一生的人说：“你为什么死后却被大雁啄了眼睛呢？” 433
40. “好一似食尽鸟投林，落了个白茫茫大地真干净！”太上皇终于与老尼姑殊途同归了 444

1. 未曾想，一场木兰秋狝，生出了多少纷乱的阴差阳错，铸成了百年离奇的真假相杂

晨雾仿佛一层灰色的纱，飘飘浮浮地罩着京都，缠着花木，裹住了一片金碧辉煌，连平日里赫赫扬扬的一派帝王盛气，也仿佛在这层薄雾之中黯然失色了。

少时，鱼鳞状的铁锈色云片布满东方天际。太阳泼洒下来的光彩被分离得影影绰绰，虚无缥缈，沉浮莫测。

紫禁城里，那列成方阵的琉璃瓦片，五光十色，阴阳变幻。黄龙大旗滚滚飞飘着，导引着一列侍卫森严的仪仗队，簇拥着一顶黄色八抬大轿，在高大肃穆的红墙夹护下的灰砖道上，威风凛凛地行进着。

这是公元一七三五年，雍正皇帝在位的第十三年。经过十三年励精图治，中国历史上这位著名的铁腕人物纠正了康熙大帝末年的一些弊病，把清朝盛世推到一个新的阶段：海内升平，民康物阜，五十多年的盛世笙歌醉倒了整个中华帝国。而统治这个帝国的雍正皇帝年方五十八岁，正值如日中天的年纪。他满怀信心，要用自己的铁腕和意志改造这个国家。

这一年，是康熙大帝的八十五岁冥寿。为了纪念这位把江山传给自己的先帝，雍正准备好好地祭祀一番。既是尽忠，又是尽孝，可谓忠孝两全。

黄龙旗和御轿在前呼后拥下，八面风光地来到文华阁。

雍正坐在大殿正中的雕龙椅上，环视了一眼分立两旁的众臣后，沉着声道：

“果亲王！”

果亲王允礼，是雍正的第十七弟。此刻他慌忙上前一步应声：

“臣允礼在。”

雍正望着他的脑门，问：

“今年乃皇考八五冥寿。朕命你率众画师将崇德、顺治、康熙三朝贤臣的画影图形，供奉于凌烟阁。你画好了没有？”

允礼低着头，眼睛仿佛盯着铺地的方砖，声低而音清地回答道：

“三朝功臣的像大体画好了。只是有些重要场面不好着墨。如何处置，臣弟愚鲁，还求皇上裁夺。”

雍正提一下龙袍，抖一下马蹄袖，说：

“呈上来！”

允礼退站一旁，用手示意两个画师献上《木兰秋狝图》。

两个画师将画图跪展在雍正的面前。于是，一幅康熙大帝率众皇子在木兰围猎的场景，在淡墨的犹豫不定的皴勒线条间隐隐浮现出来。

雍正定了定神，仔细观看着。忽然，他右手捏着一绺长髯，久久地不动了。看得出来，眼前的画面，已将他的神思又带回到康熙四十八年九月的那场盛况空前的秋狝之中去了……

蓝天白云，秋高气爽。康熙皇帝率成年的众皇子，兴致勃勃地在木兰围猎。

木兰县离热河行宫不远，水草肥美，兽群出没，是一个理想的猎场。二十多年前，它的主人翁牛特部落的头人将它献于天子，归入版图。当时正当英年的康熙，偶然在此狩猎一次，便爱上了这个地方，并把秋猎作为一种制度固定下来。

康熙率成年皇子秋猎，其用意无非是因为满族是个渔猎民族，以武兴邦，要后世子孙从躬亲狩猎中体会祖先创业的艰难。当时，天下承平已近四十年，八旗子弟的骑射武艺大都荒疏了，骠肉复生的事比比皆是，很需要有那么一种锻炼的制度，秋狝无非是开国之君的一片深心。

秋狝实行二十多年之后，到了这一次，康熙大帝已春秋日高，朝廷宫室里名目繁多的制度与规矩也愈来愈多，皇帝随之被成群结队的文臣武将侍卫包围在核心，就连与后妃相见也受到各种约束，变成了一个时时处处身不由

己的孤家寡人。于是，皇帝在行猎中的骑射，只剩下那么一点儿象征的意义，仿佛是表演一番给在场的人们看看而已。

皇帝狩猎，自然是黄龙大旗居中，红白蓝三色旌旗由方圆百十里飞飘合拢而来，再由一千二百五十名精壮的虎枪营和神箭手，将野兽像圈羊似的撵进来，由远而近地围到预设的猎场，供皇帝和皇子们捕杀。与此同时，皇帝也被里三层外三层地包围着，康熙大帝这位当年的骑射健将，不知不觉中已成了特护对象。

随着康熙狩猎，对于成年的皇子们来说，既是一项厚恩，又是一种十分惬意的游戏。这次秋猕，是在长期的储位争夺的困扰之后，康熙把废太子胤礽放了出来，复立了他“大阿哥”的名位。除了皇长子胤禔被康熙圈禁，皇六子胤祚和皇十一子胤禧早死之外，从大阿哥胤礽到十五阿哥胤禩，所有成年皇子十多人，众星捧月似的围绕在康熙的马前，枪杆儿一般威武齐整。

离开了规行矩步的京城，走出了秩序井然的热河行宫，皇子们一下子来到这风光美好的大自然之中，一切的规矩条令顿时抛于脑后，随着康熙一声征逐的号令，万马投荒，任着性子一路的撒野，一路的尽兴。

雍亲王皇四子胤禛，面对马前一群慌乱奔逃的麋鹿，张弓搭箭，正要射时，冷不丁斜刺里冲过来皇次子“大阿哥”胤礽。

他极不情愿地将箭捏在手中，望着想夺头功的废而复立的大阿哥胤礽，心窝里泛起了一股难以言状的怨与恨。

皇四子胤禛的生母乌雅氏，虽然封了个德妃，但究竟是个侧室。而按清室祖宗的法规，嫡庶之分历来是严格的。莫说他是老四，就说他的异母兄长皇长子胤禔，尽管年轻时就从军打江山，出征准噶尔，血染战袍，鞭敲金镫响，人唱凯歌还，可是献俘赐酒之后，只封了个直郡王，究其原因，无非是他的生母那拉氏，仅封了个惠妃。

皇次子胤礽，虽是个平庸之辈，酒色之徒，因他的生母是堂堂的孝懿仁皇后佟氏，有一个高贵的出身，使他在两岁哇哇学语时便被封了太子，穿上了明黄色的服饰，成为皇位的继承人。

想到这，胤禛苦笑一下，双腿一夹，任马疾驰上去，追上了胤礽，逐鹿不舍，投荒而去。

他甘心做胤礽的护卫，自有一番苦心。胤礽遭贬之时，他是奉旨监视者

之一，言语冲撞，冷眉冷眼，难免积怨非浅。眼下太子废而复立，又是一身明黄色的衣袍，他得讨点热乎，以图弃嫌修好。

胤礽一心要抢个头功，心急意切，见鹿群已在射程之内，慌忙开弓发箭，无奈武艺太弱，放了空箭，气得瞪着眼睛，骂个不休。

胤禛早料有此一着，瞄准领头的一只雄鹿，嗖地一箭飞去，雄鹿带箭扑倒在地，血流如注。

胤礽勒住马。跳下来，笑道：

“老四，你的武艺不错哇！”

胤禛也跳下马，笑着迎上来说：

“小弟这是托了大阿哥的洪福。”

兄弟俩并肩来到伤鹿前，望着仍未断气的鹿，只见血在草地上染红了一片。

胤礽突然像发现了什么似的，惊道：

“哎呀，原来是头雄鹿，那鹿血，真可惜！”

他喊着，急忙从马鞍后面取下酒勺和盛酒的革囊，跪伏于鹿前，用酒勺接着鹿血，再灌进酒囊里。

胤禛弄不明白他要这鹿血干什么，惊疑地望着他，喊道：

“大阿哥，不可！还没向父皇献获呢！”

清朝的规矩，凡猎场上的一切收获，名义上都是皇帝的，非经特赐，谁也不能擅自享用。

胤礽翻了他一眼，笑道：

“书呆子，等拖到皇上跟前，血早流干了。别多心。这不是僭先，是享受父皇的余泽。没事儿！”

他说着，站起来，双手将酒囊使劲地晃荡了一阵，便嘴对住酒囊口儿，咕嘟咕嘟地仰起脖子痛饮着。

胤禛惊得瞪大了眼睛，叫道：

“大阿哥，你怎么喝生血？！”

胤礽望着大惊小怪的四弟，又喝了一气，一双微醉的眼睛觑着他，放荡地说：

“真是少见多怪！你呀你呀，虽说老婆有了半打，儿女也有一群了，可

对这些事，还像个童男一样天真，哈哈哈哈！”

胤禛听不明白他的话，也解不开这话的意思，迷惘地望着这位刚复了太子位的大阿哥。

胤初大笑不止，拍拍胤禛的肩头，又仰起脖子，大喝了两口。尔后，他用手抹了一下嘴边残留的红色酒浆，咂巴着嘴，说：

“好了，我的四圣人，今天还想当佛祖不成！你也来尝尝这天下之至味，再去享受人间之至乐吧！”

他不由分说地将酒囊塞到胤禛手中，让他喝了一口。接着说：

“喝吧喝吧！哥哥不骗你。李时珍说：‘鹿乃仙兽，纯阳多寿，能通肾脉，生精补髓。一名斑龙。’歌曰：‘尾闾不禁沧海竭，九转灵丹都慢说，唯有斑龙体内精，可补丹田脐下穴。’这可是个男科圣药呢。喝呀，四弟！”

胤禛听了这话，大喝了几口，便推辞道：

“小弟酒力不胜，哥哥，免了吧！”

胤初变色道：

“什么话？你我至亲兄弟，讲什么客气。莫非你怕我把你灌醉了，要谋你财，害你命，抢你头功不成？”

胤禛一听，推辞不得，硬着头皮又喝了几口。渐渐地一股灼人心腑的热流在他浑身上下涌流开来，使得他头晕眼花，四肢一软，竟躺倒在地。

胤初以为他在作假，借着酒力，俯身猛推了他几下，连摇带搽道：

“老四！老四！装什么蒜！起来……”

任他怎么喊，却没有应声。

胤初无奈，只好将他抱起来，横伏马上，自己牵着马，沿着一条村道恍恍惚惚走去。

绕过绿篱，拐过几个弯，只见道旁一个菜园，靠边一所茅屋，虽然低矮，却还整洁。他们无意中就走到了茅屋前。

胤初将胤禛从马上抱下来，半抱半拖着进了门。

屋子没有窗，昏暗如夜，难辨物件。借着门口射进的一缕强光，胤初将四弟抱到土炕上，然后出门，把马拴在树上。

他撇下四弟，一个人匆忙回到猎场，将死鹿捆在鞍后，收拾酒具，跃身上马，猛抽一鞭，迎着那面黄龙大旗飘扬的高岗疾去报捷了。

胤禛不知睡了多久，醒来时也不辨昏晓，不知身在何处，只觉得浑身血涌精胀，口舌无津，干渴难忍。

他连声呼叫道：

“来人！进水！”

昏暗中，一位身段苗条的姑娘应声而来，双手端上一碗茶，献于胤禛面前。

胤禛伸手接过茶碗，想看清她的面孔。不料她含羞地早已侧身扭头，等递过茶碗，便婷婷立起，一根又粗又长的辫子在肩头一甩，十分美妙地落在丰腴的臀部。

朦朦胧胧中，他被这很有魅力的辫子诱得心急火燎，加上那为少女所特有的刺鼻气息，使得几大口鹿血酒在血液中涌动鼓躁，难以自制。

猛然，他一伸手，揪住了那条摆动的发辫，朝怀中一拽。

姑娘意料不及，惊叫一声，已落入他的怀抱之中。她固然试图挣扎，但力量越来越弱，连节奏也越来越缓了。

未曾想，胤禛借着那鹿血酒的奇力，在这荒郊菜园茅屋里的土炕上，竟使那姑娘怀上了龙种。由此便生出了许许多多纷纷乱乱阴差阳错的事件，铸成了清王朝后来那二百多个春秋里荒诞离奇真假相杂的玉牒……

雍正望着《木兰秋狝图》，仍然深深地陷入二十多年前那场秋狝的往事回忆之中。忽然，他似乎有些眼花，只见画面上围在康熙身边的皇子们，一个接一个地消失了。最后，康熙身边只剩下了三个人……

雍正在康熙驾崩之际，内靠佩印钥的总管内务府大臣兼步军统领即九门提督隆科多，外靠四川巡抚领川陕总督、兵部右侍郎、平西将军年羹尧，篡改了遗诏，夺得了皇位。

雍王胤禛跃上龙座后，在即位的第一批诏书中，有重要的一条，便是援引前代对皇帝“避讳”的先例。他的所有“胤”字排班的兄弟，统统将“胤”改为“允”。而与他的名字从形到音都十分接近的同父同母的皇十四子抚远大将军恂亲王胤禩，更明确降诏，改名为允禩。

康熙大帝在遗诏中，原本是传位胤禛的。雍正不仅夺了十四弟的皇位，就连胞弟的名字也夺占而去。禩字是一个十分怪僻的字样，以至连大小群臣

都没见过，雍正皇帝不得不在圣旨上作一番史无前例的训诂：禔读如祈，其意义与禔字完全一样。

夺皇位，夺名字，又算得了什么呢？在皇权与龙座面前，是不讲骨肉手足情分的。紧接着，雍正皇帝就在众兄弟间夺那些脑门后面生着反骨的政敌们的性命了。

于是，他在位十三年，当年木兰猎场围在先帝身边的众皇子，如今就消失殆尽了：大阿哥允禔，三阿哥允祉，八阿哥允禩，九阿哥允禔，都死于废黜后的囚禁中；十阿哥允祜，十四阿哥允禵，人虽未死，但仍在囚禁中；五阿哥允祺，七阿哥允祐，十三阿哥允祥，十五阿哥允禩，未遭囚禁，却也一命呜呼哀哉了。

这样，活下来的，除了当今圣上胤禔之外，就只剩下了两个人：十七阿哥果亲王允礼，大酒鬼十二阿哥履亲王允禔。

雍正右手捏着一绺长髯，神经质地抖擞着，左手使劲的在额头敲了几下，又揉了揉眼睛。

他的目光，终于从画面上移向了站在侧旁的允礼。

突然，他面黄如土，汗出如注，嘴唇哆嗦，双手发颤，失去了往日那副帝王的威严气派。

允礼见此情景，慌得一时不知如何是好，大声惊呼道：

“皇上，您哪儿不舒服？要不要传御医……”

雍正自知失态，连忙摆了摆手，掩饰地说：

“没什么。昨夜，朕批阅奏折太晚了。”

这时，皇二十四子允祜不知从哪儿冒了出来，从允礼的侧后闪出一步，态度诚恳地说：

“皇上应该为国节劳。”

雍正强打着精神，瞅了一眼允礼和允祜，双手搭在椅子的雕龙扶手上，说：

“没事儿。歇歇就好了。”

他说着就站起来，对允礼道：

“图画的事，你们改日再来请旨。”

允礼率众画师喊了声：“噫！”顶礼而退。

雍正这才有气无力地传旨：“起驾，养心殿！”

2. 养心殿的灯烛闪闪烁烁，光线忽明忽暗，四壁上投出了影影绰绰的畸形怪影

太阳已经西沉。镀了一层光圈的云块遮住了西面半边碧空。当空，尚留下几抹残阳逝去时的血色余晖。

有几颗星星，已捷足先登，在东面天际上占了空间，闪闪烁烁地生放出白色的光亮。

养心殿内，灯烛荧然。

雍正偃卧龙床之上，精神疲惫，毫无起色。

他从文华阁刚回来那阵儿，养心殿挤满了人，连殿外也等候着不少的人，皇室的人也都闻风前来。人虽众多，殿内却鸦雀无声，静得令人窒息。

这种有人的沉寂，是他在即位之后才伴他度过十三个春秋的特殊的效应，它象征着权威，意味着尊贵。龙游湖海，鱼虾尽避；虎入山林，鸟兽屏息。天上地下，飞禽走兽，不是都遵循着名位等级高低贵贱这种例律么？！

初登帝位，他一个人高高地坐在御座之上，望着蝼蚁般趴满大殿却大气儿不敢喘一下的文武百官，享受着一种特殊的沉静寂寞，既觉得生疏，又感到兴奋。后来，他渐渐地适应了这种沉寂。

可是，对这种有人的沉寂，他却慢慢厌恶起来了。当然，这是在他把江山真正坐稳之后。

文臣武将，三宫六院，太监侍卫，层层叠叠，密密匝匝，时时刻刻都像众星捧月似的侍奉在他的周围。吃饭，睡觉，散步……他每一分每一秒都处

于人围的中心。然而，他愈来愈感到了一种常人难以感受的孤独，体会了一种凡夫难以体验的寂寞。孤家寡人，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就是这种孤独这种寂寞的高度概括。

他疲倦地躺在龙床上，感觉到周围站满了妃嫔宫女，御医太监。然而，却没有一个人理解他此刻的心境，没有一个人跟他心贴心地说上几句富于人情味的话，甚至没有一个人敢自由自在地呼吸一口充满他身边的空气。

孤独，寂寞，折磨着他，惩罚着他。他感到了一种隐隐的苦痛。

感谢上苍，他给每个人命运中的酸甜苦辣都是均等的。凡人自有凡人的乐趣，帝王自有帝王的痛楚。

他闭着眼睛，抬起手，像轰鸡似的连做了几次手势，声音低沉而威严地说：

“退下，都退下！”

众人垂手弓腰，唯唯诺诺地退出养心殿。

就这样，雍正一个人躺在大殿里，心里倒海翻江，思绪如麻，斩不断，理还乱。时间一久，他又感到头昏脑胀，两面的太阳穴阵阵痛得狂跳起来。

突然，他感到一种从未有过的恐惧，却又说不清因何会产生这种莫名其妙的惊悸。

他终于尽力大喊出了一声：

“来人！”

太监立即应声闪了出来。

“皇上……”

他微睁开双目，瞥一下恭立床前的太监，让颤栗的肌肉松弛下来，随口道：

“进茶！”

太监双手端着茶盘，将一杯散发着清芳香味的茶水，献到雍正的手边。

雍正呷了两口茶水，挥了挥手，又闭上了眼睛，试图睡一会儿。

太监悄然退下。

灯烛依旧燃着。

养心殿的四壁上，投出了影影绰绰的畸形怪影。

他迷迷糊糊地睡去了。

猛然，八阿哥允禩，九阿哥允禵，从半空的云端飞飘而下，来到他的面前。

允禩和允禵手持圣旨，怒道：

“四哥，你为了夺取皇位，残害兄弟，太绝情了。我们奏准祖宗，传你对质！”

雍正奋力抗御，骂道：

“猪猡！狗杂种！”

他拔出弓箭，对准允禩和允禵，连发两箭。

两矢皆中。允禩和允禵果然变成一猪一狗，在地上连连打着滚。

雍正突然觉得心中有些不忍，扑在地上，抚着一猪一狗的皮毛，泪如泉涌。

正在这时，他的身后一声狂吼：

“假慈悲的东西，还我命来！”

他回头一看，正是当年拼死拼活保他夺位的功臣年羹尧和隆科多，抖着枷锁铁链，一齐向他猛扑过来。

雍正大惊失色，慌忙挥剑便砍……

康熙大帝病危的当天深夜，雍王胤禛在雍王府的内室里，正和王妃乌纳拉氏谈论着康熙病中召见十四阿哥胤禵的事情。

王妃突然问道：

“你难道就这样罢手不成？”

雍王不由自主地攥紧了拳头，说：

“不，我咽不下这口气去！”

王妃酸溜溜地说：

“咽不下去怎么着，你无非再纳一房侧妃，寻点实惠。”

王妃乌纳拉氏的这句话，暗指雍王为了拉拢手握兵权的年羹尧，不惜一切手段，将年羹尧的妹妹娶过来，做了侧妃。

雍王听了这句带刺儿的讥讽之语，恼怒地吼了一声：

“不许你再说这些话！”

王妃见雍王真动了火，便垂下头，默不作声。她心里想，当初要不是自

已在母亲德妃面前求情，他胤禔就别想用花轿抬进一个年纪来。

雍王望了一眼她，又自信地安抚道：

“你放心，我早晚要还你个皇后之尊。”

正在这时，太监进来禀报道：

“王爷，八阿哥、九阿哥求见。”

王妃一肚子怨气没处泄，一挥手喝道：

“不见。天都黑了，他们又跑来干什么？”

雍王眼珠子一转，对王妃说：

“到底是兄弟，怎么不见？”

王妃仍没好气地嘟囔道：

“老八，老九，一对好嚼舌头的，哼！”

雍王不理她，问太监：

“二位王爷在哪里？”

太监手朝外面一指，禀道：

“影壁东边，招魂亭上。”

雍王瞪了太监一眼，嗔道：

“干嘛不往里边请？快请！”

太监一边往外退，一边嗫嗫嚅嚅地说：

“上一次，他们二位王爷碰了钉子……”

雍王震怒道：

“没头没脑的奴才！上一回，他们是追踪舅舅隆科多，来监视我们的。这一回不一样嘛！”

太监走后，王妃望着雍王，说：

“这一对宝贝，蛇眉鼠眼的，能成什么大器？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坏子！”

雍王狡黠地一笑，说：

“蛇蛇鼠鼠，成大事则不足，可弄来咬咬第十四的，倒是有余的。”

听到外面传来脚步声，王妃慌忙退入寝室。

胤禔和胤禵一进门，雍王就一反常态，喊太监，呼苏拉，又是看座，又是上茶，这一种和蔼盛情，简直赛过了迎神礼佛。